

# 《幽明录》中的异类姻缘

刘亚科

(平顶山学院文学院 河南 平顶山 467002)

【内容摘要】《幽明录》中的异类姻缘作品数量不多,却是全书写得最精彩的一部分。它以异化的形式、独特的视角为我们讲述了人神、人仙、人鬼和人妖之间一个个动人的爱情故事。

【关键词】爱情 姻缘 异类

中图分类号 I242.1

文献标识码 A

文章编号 1007-9106(2012)01-0100-02

所谓异类姻缘,是指人与神、鬼或动物精魅等的婚姻、恋爱<sup>①</sup>。《幽明录》中这类作品虽然数量不多,只有三十条,却是全书写得最精彩的一部分,佳作甚多。具体而言,这类作品又有三种表现形式:

## 一、人神、人仙之恋

这类内容是在魏晋志怪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,但与之相比又自有特色。《幽明录》中写人仙结合的有“刘晨阮肇”、“妙音”和“徐郎”。它描写人仙结合,主要目的已经不仅仅是宣扬仙凡相通的主题,而是增强了爱情成份,更富有生活气息和人情味<sup>②</sup>,将这类故事的主题向前推进了一大步。它把当时关于石窟洞府神仙家的传说和人仙相恋故事糅合起来,既折射出求仙得长生的时代愿望,也反映了对美好姻缘的追求。故事意境优美,人物形象丰满,情节也曲折生动。如“刘晨阮肇”:

汉明帝永平五年,剡县刘晨、阮肇共入天台山取穀皮,迷不得返,经十三日,粮食乏尽,饥饿殆死。……便共没水,逆流二三里,得度山,出一大溪,溪边有二女子,资质妙绝,见二人持杯出,便笑曰:“刘阮二郎,捉向所失流杯来。”晨肇既不识之,缘二女便呼其姓,如似有旧,乃相见忻喜。问:“来何晚邪?”因邀还家。……食毕行酒,有一群女来,各持五三桃子,笑而言:“贺汝婿来。”酒酣作乐,刘阮忻怖交并。至暮,令各就一帐宿,女往就之,言声清婉,令人忘忧。至十日后,欲求还去,女云:“君已来是,宿福所牵,何复欲还邪?”遂停半年。气候草木是春时,百鸟啼鸣,更怀悲思,求归甚苦。女曰:“罪牵君,当可如何?”遂呼前来女子,有三四十人,集会奏乐,共送刘阮,指示还路。既出,亲旧零落,邑屋改异,无复相识。问讯得七世孙,传闻上世入山,迷不得归。至晋太元八年,忽复去,不知何所。

山中半年,而世上七世。刘、阮入天台山遇仙女的故事不仅是同时期此类作品的杰出代表,而且成为典故,被文人墨客广泛引用,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唐代裴铏“深洞莺啼恨阮郎”的诗句以及张鷟的传奇《游仙窟》都源于此,元末王子一

更把它演化成杂剧《刘晨阮肇误入桃源》。

“妙音”记黄原带犬逐鹿,误入洞穴与仙女妙音结合之事,虽然篇幅不长,只有三百多字,却宛曲有致,新颖生动:

汉时太山黄原……见一鹿,便放犬,犬行甚迟,原绝力逐,终不及。行数里,至一穴……原随犬入门,列房牖户可有数十间,皆女子,姿容妍媚,衣裳鲜丽……见原,相视而笑:“此青犬所致妙音婿也!”……妙音容色婉妙,侍婢亦美。交礼既毕,宴寝如旧。

虽然仙乡环境优美,生活舒适,还有姿容妍丽的仙女相陪,是许多人向往的“温柔乡”,但是无论刘晨、阮肇还是黄原,经过一段时日之后,还是思念故乡,希望回到人世中去,最后人仙之恋不得不以分离宣告结束。这说明仙乡也并非久待之地,而人仙结合也并非人人艳羡。“徐郎”条中徐郎听说被天女选中,先是“入屋角,隐藏不出,母兄妹劝励强出”,进入天女船上之后,“唯恐惧”,吓得“累膝床端,夜无鼾接之礼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

综合起来看,人仙相恋的故事有三个特点:1.宣扬人与神仙结合乃“命中注定”,如“妙音”中太真夫人言妙音“冥数应为君妇”,“徐郎”条言“天女今当为徐郎妻”,“刘晨阮肇”中虽未言明仙女与刘、阮结合乃命中注定,但从“晨肇既不识之,缘二女便呼其姓,如似有旧”,及后文一群女持桃笑言“贺汝婿来”,可以猜测二仙女早已知道刘、阮二人身份,且早知彼此之间有此一段姻缘。2.神仙多为女子,神秘高贵,高高在上,而男子往往是平民小吏。徐郎是“家甚纍纍,常于江边拾流柴”的贫民,刘晨、阮肇二人地位亦不会很高,否则根本不用亲自去天台山取穀皮。3.人仙结合都是中道仳离的,因为“人仙异道,本非久势”。

关于人神之恋的故事有“河伯嫁女”和“甄冲”两则:

有一人乘马看戏,将三四人至岑村饮酒,小醉,暮还。……日已向晡,不见人马,见一妇来,年可十六七,云:“女郎再拜,日既向暮,此间大可畏,君作何计?”问:“女郎姓何,那得忽相闻?”复有一年少,年可十三四,甚了了,乘新车,车后

\* 作者简介:刘亚科(1981—),女,平顶山学院文学院讲师,硕士,主要从事古代汉语、古典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。

二十人至,呼上车,云:“大人暂欲相见。”因迴车而去。道中骆驿把火,寻见城郭邑居,至便入城,进厅事上,有信幡,题云“河伯”。俄见一人,年三十许,容颜如画,侍卫繁多,相对欣然。敕行酒炙,云:“仆有小女,乃聪明,欲以给君箕帚。”此人知神,敬畏不敢拒逆。便敕备办,令就郎中婚,承白已办。……妇人可十八九,姿容婉媚,便成。三日后,大会客,拜閤,四日云:“礼既有限,当发遣去。”妇以金瓿麝香囊与婿别,涕泣而分,又与钱十万,药方三卷,云:“可以施功布德。”复云:“十年当相迎。”此人归家,遂不肯别婚,辞亲出家,作道人。

中国人信鬼神,人们的鬼神观念也产生很早。《礼记》中就有“夏道尊命,事鬼敬神而远之”,“殷人尊神,率民以事鬼,先鬼而后礼”<sup>[1]</sup>的记载,可以看出人们对神的崇敬。在古代,人们认为神是权威的象征,又有散福降灾的能力,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。在强大神威的笼罩之下,人们心存“背天不祥”的观念,多半不敢违抗神意,即使面临自己的终身大事,也不敢一抒己见,只有唯唯应诺。这在人神之恋中表现得也很突出。如“河伯嫁女”中,河伯说完“仆有小女,颇聪明,欲以给君箕帚”之后,“此人知神,不敢抗逆”。而甄冲斗胆违抗神意,对社公提出的联姻要求予以拒绝,结果妇染病身亡。

## 二、人鬼姻缘

《列异传》中的《谈生》是文学中人鬼婚恋故事的滥觞,以后历代志怪小说创作中均收录有此类故事。《幽明录》中人鬼姻缘的基本形态有两种:一种是鬼现形或托梦与人类相识相恋,这种形式多为女鬼主动接近男子,与男子交接,目的是为了阴阳调和而复生。

广平太守冯孝将男马子,梦一女人,年十八九岁,言:“我乃前太守徐玄方之女,不幸早亡,亡来四年,为鬼所枉杀,按生录乃寿至八十余,今听我更生,还为君妻,能见聘否?”马子掘开棺视之,其女已活,遂为夫妇。

古人相信人死可以复活,就像相信人可以长生不老一样,只是人类一种美好的幻想。传说中人死复生的方法,只要尸体未烂,则发家开棺便可复活,否则就要借尸还魂。徐玄方女即属于开棺复活型。但是多数情况下,要通过人鬼联姻,与人同榻而眠一段时间,吸取人气,才可枯骨生肉,重新为人。“钟繇”中的妇人常来与之相会,虽然没有直接说明来意,但从文末“至一大家,木中有好妇人,形体如生人”推测,她即将复活为人,目的已经不言自明了。

另一种是情人或夫妻的一方死后,因为在阳间还有心愿未了,所以重返人世完成心愿。庾崇贪恋生时之欢,溺死之后仍回家与妻交接,后见妻子、儿子生活贫苦,先是给钱让妻子为儿子买食,后来干脆迎接妻子而去。

## 三、人妖之恋

无论獭、狸、白鹄,还是鼠、鸡,到了刘义庆笔下,都不再是单纯的动物,而是有感情、有思想的精灵。他们主动和人交往,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想实现自己的某种愿望而已。《幽明录》中的人妖恋,又有男女之分。一般说来,女妖主动接近某个男子,与他交往,纯粹是出于喜欢或者仰慕的原因,并无恶意,更无害人之心,但结局往往很惨,在和人尽一宿之欢后,要么是被人打杀,要么是被人识破原形,不得不逃离。“常丑奴”记一女子暮投丑奴处寄住,“灭火共卧,觉有腥气,又指甚短,惕然疑是魅。女已知人意,便求出户,变而为獭。”

“苏琼”中女子苏琼与男子尽欢后,“从弟便突入,以杖打女,即化成雌白鹄”。这两个女妖虽然被人识破,现出原形,但总算可以逃走,留了一条小命,其他的就没这么幸运了。“费升”里的素衣女求宿九里亭,费升弹琵琶,她唱歌,“歌音甚媚”,表达了欲结情好之意,结果却被群狗咬死,“淳于矜”里女子与淳于矜两情相悦,一夕欢好之后,另约时间幽会,并得女子父母允许,结为伉俪,生育二子,是人妖恋中难得一见的佳偶,结果女子连同两个儿子都被狗咬死。纵使感情再深,也抵不过异类的殊命,毕竟“人妖殊途”,这种结局也是必然的。更可怜的是“采菱女”中的獭女,她不仅“容色过人”,且聪慧,又通诗书。当吕球问她是人是鬼时,她巧妙地以诗歌回复,秀外慧中,讨人喜欢。可惜她遇人不善,无辜丧命,让人深感同情。这些女性精怪并无狰狞恐怖之状,个个都美貌多情,且多为爱死于非命,读后不仅不使人生厌,反而让人觉得她们可爱,并为她们追求爱情的勇气深深感动,为她们悲惨的结局感到遗憾。至于她们是人还是妖,倒无所谓了。

男妖和女妖不同,他们与人交往的目的很简单,就是为了求欢。为了便于达到目的,他们多半冒充对方熟识或倾慕之人,使对方没有戒心,然后一举得逞。

吴兴戴眇家僮客姓王,有少妇美色,而眇中弟恒往就之。客怀怏忿,具以白眇:“中郎作此,甚为无礼,愿尊敕语。”眇以问弟,弟大骂曰:“何缘有此?必是妖鬼。”敕令扑杀。客初犹不敢,约厉分明,后来,闭户欲缚,便变成大狸,从窗中出。

临淮朱综遭母难,恒外处住,内有病,因前见妇曰:“丧礼之重,不烦数还。”综曰:“自荼毒以来,何时至内?”妇曰:“君来多矣。”综知是魅,敕奴婢候来,便即闭户执之。及来,登床,往赴视,此物不得去,遽变老白雄鸡。推问是家鸡,杀之,遂绝。

狸冒充戴眇中弟与眇僮客之妇私通,后被识破,从窗子逃走;白雄鸡则化成主人之形,借主人外住之机与其妻通好。男妖不像女妖,可以用美色诱人,只有冒充别人的方法最简捷,又容易得手,所以他们多采取这种方法。

综上,《幽明录》中异类姻缘的爱情本质是:人神恋强调神的权威,具有强制性;人仙恋宣扬人与仙结合乃“命中注定”,且大多是温柔美丽的仙女主动请求结为婚姻,但最终都中道化离;“鬼是人死后的状态,它的行为正是人间向望的延伸,故人鬼恋反映出的是人心”<sup>[2]</sup>,妖是异物所化,主动和人交往,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想实现自己的某种愿望而已,故长于蛊惑。

注释:

《搜神后记》卷四和《异苑》卷八亦载,与此略有不同,详细记载了马子帮女复生的经过,可参看。

这种说法始于《列异传·谈生》篇。

参考文献:

[1]唐瑛.宋代志怪传奇异类姻缘故事的文化解读[J].西华师范大学大学学报,2007(5):36

[2]李剑国.唐前志怪小说史[M].天津:南开大学出版社,1984:358.

[3][清]朱彬.礼记训纂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6:792.

[4]颜慧琪.六朝志怪小说异类姻缘故事研究[M].台北:文津出版社,1994:116.